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

张振波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915)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以乡村文化建设和价值理念塑造作为内在要求,而且籍于此而创生最为先进和根本的引导、示范、规约和塑造性力量。在乡村价值观念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流失、价值话语权式微、精英价值没落导致了价值失序、认同阙如及凝聚弱化等问题,要自适于上述乡村价值观的诸种现代性张力,需要我们重提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乡民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引导规约功能。为此,应从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发的乡土化路向,夯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组织、思想、精神与现实基础。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1-0026-09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我国推动三农工作深化发展的系统性战略部署,致力于实现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种要求在内的全面振兴。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仅仅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以价值理念更新、社会生活重塑、行为方式再造为内涵的人的全面发展,则构成乡村振兴的另一方面。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和价值理念塑造,不仅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风文明的内在要求,而且能够引导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多元利益关

系中凝聚和建构社会共识,从而动员并汇聚改革的力量,形成合力以“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作为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化的成果体现,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之维;而面对乡村现代性生发中诸种价值观念并生的张力格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则能够创生最为先进和根本的引导、示范、规约和塑造性力量。

一、政治价值观建构: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之维

一直以来,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或中观视角展开的,政治价值观则多被放置于实证调查社会发展情状的研究理路中。事实上,一方面,政治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内在的对政治体系的价值评判与选择,而政治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价值观在具体情境与事务上的“应激性”映射和体现,是政治价值观外显性的社会化后果,因此政治价值观——而非政治行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具有作为诠释和预测现实的内生性本质(利普哈特将这种“对低层次单元的观察被用来推论较高层次的系统状况”的现象称为“个体化谬误”^{[1]39});另一方面,且不论政治行为的权宜性与策略性,政治情感与政治信仰更多地指向意识形态的倾向与价值偏好,具有依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改变而调适的不稳定性,而政治价值观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的政治“构思”,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一贯的思维方式所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如果说“个体化谬误”体现了政治文化研究以权宜性的个体化政治文化解释系统性整体政治结构的偏误,那么与之相反的“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则指称以宏观政治体制或整体性政治文化来测量、评价甚至指摘个体性政治价值观念的结构性方法论错误。这既体现于阿尔蒙德以形成于美国和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公民文化”概念作为评判其他国家公民化程度的价值偏向中,也体现在白鲁恂笔下的亚洲政治文化悖于民主原则的分析中。事实上,一方面,“‘公民文化’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引导上了阐述民主政治如何稳定运行的特定目的,而且这种民主政治的类型也是特别指定的。这就给我们理解政治文化的性质,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客观作用,发生演变的条件和原因,以及与制度的关系等,带来相当程度的片面性”^[2]。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在研究后发国家的民主化转变时往往预设了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圭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基础,这就使其无法看到这些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可能无法直接呈现出西方学者所描绘的民主化色彩,即便其在促进公平

正义、自由理性等方面已被认作是实质性的进步成就。因此,如何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亚文化特征,建构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的分析框架,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价值的问题。

上文所概述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惯以出现的两类偏误,客观上体现出政治价值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的价值论意义和方法论启示:一方面,在过往“实践主导价值”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对乡村价值共识的探索和建构是在对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资源的巨大消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即便是文化和道德资源也不可能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3]。此时,唯有映射于个体的政治价值观才能实现文化道德内在的资源积累,而政治文化建设则仅能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准备或条件。另一方面,如果仅以现代“公民文化”或西方“民主价值”等普世性文化内容作为乡村振兴中文化建设的圭臬,则不仅片面地否定了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缩小了乡村文化建设所依赖的文化资源阈限,而且也忽视了乡村居民在乡村建设和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国家建设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升华出的科学价值理念,其“经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而逐渐渗透到国民心灵深处,成为人们的信仰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持久地影响着国民,形成相对稳定的国民性”^[4],故而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风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应然取向。

二、乡村价值观的现代性张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

持续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着传统乡村进入了现代化的快速轨道,也直接催生了现代性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组织模式在广大乡民及其日常生活中的生发和铺展。在城市化与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乡村价值观念实现了价值目标由等级性和理想性向平等性和现实性的转变,价值主体由熟人社会的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价值取向由一元价值统括格局向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局面转变,价值判断由情理精神向理性精神转变的系统转变过程^[5]。要自适于上述乡村价值观的诸种现代性张力,就需要我们重提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乡民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引导规约功能。

(一) 乡村价值观的现代性张力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为基础,中国高速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也促进了现代性价值理念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铺展。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乡村秩序的相抵、碰撞与融

通,既会在乡村中促生出开放、自由、民主等现代性思想和价值主张,也会使乡民在鱼龙混杂的文化环境中出现理想失落、信仰动摇、价值失范乃至道德滑坡等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价值流失,乡村价值观呈现失序状态。在小农生产模式和传统儒家教化的熏陶和塑造下,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孕生出一套稳定而持续的价值观念体系,其与既定的民情习俗、生活日常、规则惯例等在地性因素相契合,表现为一种具有延展性、传递性和一定排外性的价值谱系。同时,“参与成员之间通过集体互动,产生情感共鸣,完成共同体意识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推动实现村落社会整合”^[6]。然而乡村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变过程却呈现出失序状态:首先,乡村价值观仅以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固化的生活模式作为继续条件,长期缺乏必要的外在引导和内在建设,一旦继续条件被现代化大潮所破坏,乡村价值观就会失去其向内性和排外性特征,从而生长出纷繁复杂的多元价值观念,导致乡村原有的内在精神元素与价值成分被逐步蚕食,而现代性公民意识却又尚未形成^[7];其次,大量乡民进城务工、经商,以父亲为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长期“缺席”,使得乡村家庭文化传递功能日趋弱化,乡村发展与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8];最后,现代化裹挟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文明无所不在地渗透进乡村生产生活,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民的价值观取向和行为模式选择,必然会造成实用、功利主义对传统价值精神的挤压乃至替代,而乡村社会对文化价值精神的忽视和生活日常中核心价值观念的阙如,则必将导致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秩序的松散。

二是价值话语权式微,乡村价值观存在认同阙如。传统乡村享誉于其鲜明的淳朴、敦厚、和善、忠孝等价值美德,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往和崇敬的传统美德溯源圣地。然而,现代化持续弥散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促发了价值话语权地位的转变——城市裹挟的效率至上、消费主义、独立自由等价值观日渐被视为“现代”“文明”的代表,使农村涵养的恬静美满、勤俭自恪、家族认同等价值观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农民也相应地失去了对传统乡村价值美德的自豪感和认同感^[9];在缺乏足够理性的反思和思考能力的情况下,他们又无奈而积极地追随着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进而丧失了文化自信,要么全然抛弃传统价值,要么全盘接受现代文明,失去了文化的自主选择。

三是精英价值没落,乡村价值观失去凝结力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地方性”特质使之成为一种“‘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0]⁹,在这种熟人社会呈现出的“差序格局”中,乡村精英往往引导着区域内的整体价值观走向。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文化网络所形成的“社会性价值”^[11]的力量,使乡村价值观呈现出高度的凝结性和向心性,

进而主导和规范着乡村集体生活的组织模式和实践展开。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现代性理念的传入催生出愈发多元、繁杂的乡村价值理念,这加大了乡村精英整合和协调价值冲突的难度,使传统乡村精英失去了价值话语的主导权和价值引导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大量优秀乡民的城镇流动使乡村传统文明失去了传承和再生的核心主体,乡村文化生态持续退化,乡村文明样态逐渐衰减。精英价值的没落摧毁了乡村的社会性价值,没有精英和乡贤的价值凝结和传承,没有邻里的舆论和宗教信仰的约束,乡村价值观念秩序变得愈发偏异乃至混乱,乡民行为模式选择则日益以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为取向。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是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农村确立社会价值目标形成一体化的行动指南,具体而言,即立足乡村实际,扎根乡土生活,融合乡土文化,彰显乡土气息,体现乡风乡俗,最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价值信仰,外化为自觉行为,以期达到引领新时期农村科学价值观重构之目的^[1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是一个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实践命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人民在长期革命历程、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凝结、提炼、升华而成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农民一直以来都是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主体之一,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的智慧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价值观^[13],而以农耕文化为主干的乡村文化始终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它们点亮了中华文化的早期曙光、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由此而论,以农民群体、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系统,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发源泉和孕生土壤,而且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真正深耕于广泛的基层社会之中,进而获取得以持续完善、不断发展的构成性力量。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战略体系,着力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在新时代转型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在经济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深刻转型的乡村社会现实情境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必要的价值引领、思想凝结和文化建设作用。虽然我国广大乡村居民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感知和体认,但近年来,乡村价值观念体系由于传统价值流失、价值话语权式微、精英价值没落等引发了价值失序、认同阙如及凝聚弱化等问题,而宣传力度不够、与农民的需要脱节、宣传模式单一、内容枯燥、宣传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又制约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部建设成效^[14],这些都极大地消解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价值观在乡村的生发基础和继续条件,从而使得乡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内化与实践强化都显现出弱化趋向。这种趋向不仅削弱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体社会中传播与认同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民价值观念秩序体系和价值引导力量的建构。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遵循,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建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共同理想能否实现社会深耕和价值厚植的关键所在,也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而实现农业、农村与农民转型发展的题中要义。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进路:

第一,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组织基础。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地区的价值深耕与普遍认同,离不开党对村民的价值引导、思想整合与行为动员。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建构中的核心作用,既是切中价值传播之运作逻辑与特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理想内在增殖与生发的必然要求,又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应然举措。为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一是在乡村层面高度强调和充分彰显党的先进性和道德合法性,强调“打铁还须自身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员在乡村价值观确立过程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二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乡村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基层党组织网络与城乡社区治理网格融合共治的良好格局,不仅通过“将党委建在网格上”发挥乡村社区治理网格在掌握民情、民意、民求、民愿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以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通过“党建统领,三治互动”激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外溢效应,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塑造乡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

第二,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思想基础。如果说源生于封建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种马克思所谓的“虚幻的”集体甚至是一种“新的桎梏”的话,新集体主义观念则因其强调“把社会和个人具体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个人权利、高扬人的个性、能够实现人的潜能和主体性”而成为“真正的集体”^{[15][19]}。在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乡民之间的连结“更多的是基于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性认同而非基于契约精神”^[16],集体成为构成和保障个体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为此,想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就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首先,要体认村民个体的价值主体性地位和功能,通过制度供给等保障其在价值实现与利益追求上的优先性;其次,应切实提升乡村基层民主的深度、广度和规范化程度,强化乡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使其在积极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中提升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价值,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没有公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17]。故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治理和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着力促进社会平等、增进全民福祉。

第三,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精神基础。从较浅层次上来说,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能够使乡民从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和对现代性观念的向往中走出来,凭借长期发展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民间智慧、经验知识和道德规范,建构起一种在传统价值观的区域性和族群性叙事中存在的文化认同力、精神感召力与价值凝聚力;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在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的培育和内在生发过程中,一种自主性的、自内而外的价值观体系建构意识会随之生长出来,如此才能实现传统乡村文明、友善、诚信等精神伦理与诸如民主、法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有机融合,并在自我体认和自主建构的责任意识和自觉行动中改造和剔除自身的价值糟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社会深耕和价值厚植。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建构,应根据不同乡村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惯常性的价值理念特征与发展谱系,探索建构具有“文化私密性”特质的乡村文化,推动以乡村归属感和责任感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性价值的生长^[18]。在此基础上,乡民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客体转变为主体,有利于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自律转化机制”^[19],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两个过程的双向互动机制,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第四,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现实基础。杨光斌曾指出,“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太多太完美,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既定属性,即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简洁性、穿透力和吸引力,这些属性的丧失则意味着话语权的模糊性和竞争力丧失”^[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体现出高度的指向性和穿透性,才能真正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现实基础,应以切实完善和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实践路径:一方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是以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带动乡民价值观体系建设,原则是通过乡村群众广泛

的政治参与实现制度正义性建设,形式是将道德价值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和法律相融合,内容则指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政策创设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健全和落实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切实遵循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有序、生态和谐的理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公平正义,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捍卫精神家园,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增进民族团结,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维系生存基础,进而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物质根基^[21],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共同理想的现实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加里布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编. 重访公民文化[M]. 李国强,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 [2] 徐湘林. 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与经验反思[J]. 政治学研究,2012(2):29-36.
- [3] 万俊人.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J]. 学术月刊,2001(3):28-34.
- [4] 张利华.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32-37.
- [5] 周军,田克勤. 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引导[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16.
- [6] 宣朝庆,韩庆龄. 文化自信与圈层整合:公共文化建设的乡村本位[J]. 学海,2016(3):65-71.
- [7] 张劲松,杨颖. 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J]. 学习与探索,2013(8):52-58.
- [8] 江立华. 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J]. 江海学刊,2011(4):108-114.
- [9] 张劲松. 乡愁生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实现[J]. 江苏社会科学,2018(2):6-16.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 [11] 贺雪峰.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J]. 学习与探索,2007(5):12-14.
- [12] 张春芳.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及其构建途径[J]. 东南学术,2011(2):117-124.
- [13] 张利华.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32-37.
- [14] 梁茜. 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现代性境遇与重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2-65.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李旭. 新集体主义: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精神引领——以浙江为例[J]. 观察与思考, 2018(1):106-112.
- [17] 杨光斌,舒卫芳. “公正社会”取向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与中国的政治发展[J]. 行政论坛,2013(1):1-7.
- [18] 金太军. 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的公共性不足及其培育[J]. 社会科学战线,2015(1):170-177.
- [19] 陆树程,杨倩.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8):52-57.
- [20] 杨光斌,曾毅. 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兼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总体性检讨[J]. 探索与争鸣,2014(1):47-53.
- [21] 王学俭,李东坡.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路径和机制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3):80-84.

(责任编辑:楼启炜)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ZHANG Zhenb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value shaping are not only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a mechanism which generates fundamental and advanced power in guiding, modeling, restraining and shap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values, weak value discourse, and the decline of elite values that have led to the problems of value disorder, recognition lacking and cohesion weakening, we should re-take and emphasiz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 meet the various modernity tensions exis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rural value system from being traditional to modern, and thereupon reinforce the dominating role and guiding and regulating functions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value system.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essentia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build the organizational, ideological, spiritual,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t grass-roots level, advocating of new collectivism,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distinctive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localization